斐然集

九

詳校官贊善臣朱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斐然集卷十四

宋 胡寅 撰

擬省劄密院檢詳官

右密府機務實繁前之所行後以為例視已成事詳

欽中樞經緯之才方討司屬之任爾議論明發才

言者屬朕思未乎當在故公而不得見訪求後裔

俾或有聞爾宜以奕世之所傳參今日兵政之治否告

文淵閣寶

于而長豈曰小補之哉

陳昂直徽猷閣知信州

朕之用人必内外劇易無所不試然後其才之宜否灼見不疑爾頃由薦論超列樞屬柔濡退黙不露其鋒褎揚和議之人以贊本兵之政吾固知爾之所存矣俾聯内閣出剖郡符更觀所為尚服休命

吴革福建提刑

任力者必勞逸相半然後所任不匱用才亦然茍勤其

才而不閔其勩此北山之詩所以刺役使之不均而歎從事之獨賢也爾屢領漕寄未嘗辭難軍不乏興厥績既茂稍從休假俾按祥刑咨爾七閩僻在一隅大盜之後已漸安堵能使訟獄平允民謂不寃刺舉無私吏知所畏則爾之職亦不勞而稱矣

李謨知潤州

維京口重鎮自昔南北之際必謹守以固國今城池髙深天塹截然其險阻之勢自如也獨以數罹寇攘民散

不復而供億軍師之資重困遺黎是皆守險所當念者可不務乎爾學優而仕揚歷有聞曩在北方嘗著干城之畧茲為敵使益髙足食之能矧爾鄉邦潤為北境又嘗攝事恩信已孚往祗厥官勉建勲績

朱震轉一官

朕惟帝王之治求端于天本天理而時措之後世用智力判天人凡歷象授民之妙散為術家至于閏餘失次攝提無紀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拂天害民亂之大者

也具官學深象數智潛幽眇會于道要得其本元屬歷法之有差視筭家而參正成書來上七政以齊雖史遷之起太初子雲之明三統不得專美予用嘉之序進一官少旌勞勩是謂德賞往其欽承

陳葵將作監丞

朕卑宮陋室不敢少安營繕之事蠲省久矣而大匠官屬猶存不廢者意將恢復中原則左宗廟右社稷面朝後市之制有其人而後政舉非為冗設也肆其命爾往

丞于監勿謂無事而忘職思

劉大中回授祖一官

盖聞木落冀本水深則回德善之修既覃其後裔孝愛之報必光于前人天理固然朕心所尚爾質直而好義泛愛而親仁言行信于鄉閭氣節厚于風俗輕財重士教子起家遂生聞孫靖共正直居朕左右為國羽儀會修史而遷官願疏恩而追貴特屈常法旌其念祖之心尚有英知歆此漏泉之渥用為世勸豈獨爾私

汪應辰改官

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遂冠時髦名震中外夫學于聖門者必辨義利之分正其義不謀其利則為舜何難焉苟以利為義其去跖亦不遠矣爾益自勉以成遠業初從京秩服此訓言

趙伯牛湖北提刑

大湖之北土沃俗富自軍興賦重吏緣為姦訟[illegible]政煩

民不堪命乃相保聚以延歲月今既蕩定吾加惠焉按臨列城尤在良吏以爾才藝之美性質之厚用付使節俾司祥刑問俗觀風舉才刺否爾其正身率下寛刑省苛勿肆喜怒之私惟民便否是視庶幾遺黎知朕德意安其生業往思勉之

韓瓚廣西提刑

朕閲諸道讞奏病庶威奪貨頗類放紛未嘗不申飭憲曹再三欽慎矧八桂二十餘郡遠在數千里外大姓侵

漁州縣小民訟獄失平言者上聞朕所隱惻以爾廉明
公介學道而愛人爲吏南方聲實甚著就易使節俾按
祥刑夫嶺海僻陋之邦華夷雜居俗本無事庸人擾之
耳惟力去其爲民害者則訟理而政平矣

馬擴轉一官

比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將屬咸著勞能具官韜畧從
橫曉暢軍事朕勤于外績用甚昭加進官聯用爲衆勸
其祗新命益務遠猷

郭執中樞密都承旨

朕以世仇未復軍政是修既任大臣分典内樞之地乃
選良士入參宥密之聯俾幾務之與聞實嘉謀之有賴
乆虚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辨早
周旋于塞上更事已多晚諮議于軍中臨機輒應挺忠
誠而自竭當勤勩而罔懈其次對于西清以近承于中
旨尚詢黃髮勿云膂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衣之烈

吳起等轉官

侵敗王畧偏師禦之提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敵愾勇克摧鋒戰艦孤騫敵舟盡覆淮壖不聳紀律無譁旌以郡符餘人云超進官聯用為勸衆

王權轉一官

侵敗王畧偏師禦之提音上聞可無懋賞具官忠于衛國勇可冠軍總貔貅以前驅鬬艨艟而盡獲淮壖不聳紀律無譁超進兵團用為衆勸益思遠績别對寵光

李彌直太常博士

奉常禮樂之所自出凡有大典詢度訂正必及于屬士歷世以來皆為清選爾學識趣正文藝宏博往踐厥職夙夜惟寅使議論屈服于諸儒禮儀不專于胥吏是為稱矣可不勉哉

陳得一賜號通微處士

朕稽若上古治歷明時歲久或差未之有改爾潛心數學高步筭家推往知來無一不合成書既上正朔以齊用錫寵名少旌篤志歸榮華皓服此訓言

潘良貴起居郎

左右史秉筆入侍言動必書凡有嘉謀直許進對惟不欺可以信後世惟有學可以宏規益久虛其選疇克當之以爾瑚璉守身冰霜勵操達于世務心在國家德譽日隆朕所器重入聯東省莫若汝諧以無玷之身修行可移之忠順不獨俾司于記注實將有取于論思尚服訓言以對光寵

其人贈直秘閣

昔元祐初登用先正司馬光天下賢材由類而至小人不利黨論興焉自今觀之孰邪孰正朕所以昭洗寃憤而次第施恩實惟垂勸方来非獨有憫于既往者也爾得所附麗名掛于籍閱世之後清議皎然兹用追錫以中秘之美其視為讒邪竊富貴死而與草木俱腐者亦相遠矣尚服明訓增爾之光

孟某贈直秘閣

有國家者養才勸善如蓺嘉木扶持拱把以須合抱之

成而或夭于斧斤遭彼霜露匠伯睥睨尚且歎惜况佳
子弟近出戚屬不幸類此吾懷如何以爾天質茂明有
志自立以積學為富以敏行為貴維我昭慈先后慶門
所賴秀而不實孰測其然中秘萃資儒林妙選今以贈
爾雖死而猶生矣

某人太府丞

外府受藏國用所待凡厥官屬非才孰宜爾來自遠方
見稱行治往司丞職益究所能克謹有司之常當被陟

明之典

某人改合入官

屬者臨遣使臣宣諭諸道委以刺舉之事爾才學行治克膺薦論賜對便朝審如所舉俾易京秩庸示寵嘉服此訓言以永終譽

某人加職

朕選忠智之士佐議于軍師又時親考其策畫以觀中否爾以職事入奏所陳辨達可謂能矣夫言適于用好

謀而成朕之所樂聞也增畀榮序益思厥績

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

廬陵之俗喜爭而囂訟賦輸所入乃甲于江西自頃鄰邦寇殘或逮屬邑赤子流散鮮安南畝是以大農所仰數減于舊而習俗利獘乃甚于前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爾才智疏通吏能肅給踐更中外咸著嘉稱玆俾對敭有言動聽進班延閣往服郡章其推吾子養百姓之心以善爾拊循千里之最

吳玠贈三代

朕方用武西顧秦關爰有虎臣爲時而出居秉鉞建牙之位貳宣威撫俗之權克奏膚公以佐戎辟想其慶衍蓋有福基屬毖祀于合宮用均恩于幽顯以明積善之效而慰孝孫之心具官曾祖隱約自修況潛弗耀仁深德厚報雖不在其身本固末蕃久而克昌厥後東朝二品名寵秩尊加賁慇書以重褒典朕之所以惠爾三世而玠之所以逮其重祖者可謂盛矣歿而未泯尚克歆

茲
人臣忠力自奮雖起孤單逮其功績既昭官尊職鉅則
所以寵之者上及其三世蓋欲為服勞者之勸而示天
下以積德累仁之有報也具官曾祖母靜專閫淑嬪于
令門流澤既長啟佑乃後時予禦侮之士實爾多才之
孫付以節旄任重陝蜀合宮敷慶追錫有章登崇號名
易畀嘉郡往奠厥壤歆承茂恩
朕祇率舊典禋祀總章五福之敷廣覃于民庶四簋之

惠下及于翟闕矧時仗鉞之臣久懋幹方之烈遠承祖武克亨宗祧爰有彝章豈忘追賁具官祖懷實不售種德自深義訓所覃戎昭是力念功原始加秩疏恩東朝之孤傅位最寵懋書申賁兼示哀榮俾致告于烝嘗尚無忘于祇服

朕惟婦人功用不得表于世而于其子孫觀焉才力忠勤能扞門戶之寇謙恭謹畏罔干典憲之文富貴不離其身以克光大勳閥則其祖妣之所以教亦可考矣疏

榮上達厥有國常禋賚方頒追褒可緩具官祖母行應

儀矩化行閨門祚其材孫作我名將易封上郡申錫賛

書揚于廟中服兹寵渥

葢聞父愛其子則因其材而教之君愛其臣則俟其功

而褒之既褒其功以是為未足也則又推其義方之所

自懋有加寵位不次授奬忠勸孝各得其宜然後吾所

以待臣子之心于是為無歉具官父緼材抱器雖不自

見而其後嗣能讀父書瑞節虎符佐使秦蜀功名浸美

克大其門惟爾教忠行有茲慶明堂大賚卹典致隆貳子官師名秩尊寵尚其如在服此茂恩

人子愛其父母孰不願于顯揚人臣致其勲勞乃克膺于追報得預茲典豈非至榮具官母作德懿純慈而能教錫義流慶在爾後人茲有事于總章迺均賚于存歿許國之忠既効終天之念不派豆籩致隆那復大隧之賦膏沐贈腆改卜小君之封尚其靈明服膺寵號

部伍致衆猶家人僕妾之蕃原野陳兵積鞭扑譴懲而

大我有材將克成武功想其閨門必有賢助推齊家之
道資馭衆之方副笄六珈是宜偕老矧當慶賚可後褒
封具官妻懿淑令儀歸嬪勲閥婦職恭順母道慈嚴爾
夫所以能忠于君而臨其下者蓋有取矣山河象德湯
沐君封祇服恩榮永宜家室

馮氏封太孺人

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孫仲服在右列乃能請損小
君之封以歸榮其大母朕用嘉之洛爾馮氏其服寵章

勉修慈仁永綏眉壽

韓治贈官

朕有先正之臣曰忠獻魏王德在生民功在宗祏福澤所播克有賢孫慎守其身不忝厥祖而位不稱德美名獨彰朕見喬木而興懷念九原之難作屬當禋賚國有故常申錫寵靈以昭幽魄具官行誼甚飭政術有方冠紳累朝而典籍是好富貴奕葉而家聲不頹知以義榮肯為利動迨不大試尚其後人賛吾事樞繄爾是賴爰

自宮師之重升聯亞保之崇加錫贊書聲于其廟豈特大官高位著韓氏家傳之盛蓋將表仁旌善為其僚立宗之勸明命如此汝其享哉

余殊封官

明堂敷慶燕及耆老所以勸夫為慈與孝者也爾以眉壽克膺此寵其益教爾子以孝為忠焉

陳規贈父

總章烝祀徼福于神祇霈宥施恩兼榮于存殁以爾躬

積至善克生令子忠以衛上干城一方遂服列于從臣以克膺夫追錫加畀顯秩為爾寵光魂而有知尚其歆受

馬欽贈父

明堂敷慶存歿畢及以廣忠孝以昭典常具官生于朔方嘗列顯仕克訓厥子慕華而歸官聯既高得用追贈大夫之貴團兵之職併為爾寵尚體予恩

折彥質贈父

朕御戎衣而憤國家之辱聞鼙鼓而興將帥之思眷昔
虎臣克當閫寄屬茲禋賚宜錫恩章具官河曲令門山
西賢將不由附麗自致功名謀闢天都戎嫗棄帷而遠
塞功成夜帳泰陵受凱以臨朝未殫金櫃之奇已靜玉
關之柝澤流後裔世有顯人賛予宥密之謀繄爾猷為
之緒九原難作故國興懐用追秩于庭槐以增光于泉
壤尚惟精爽能體哀榮

張婕妤贈二代

祇祀明堂均福臣庶矧時内職法等外官得以追恩上及祖廟國有常典其可廢乎某人祖積善在躬久而愈著有孫令淑進列九嬪位視上卿豈非餘慶聿加顯秩為爾之光精爽未忘尚克歆受

宗祈藏事霈澤流恩凡欲顯揚其祖先盖均式典于中外其人祖母作配名族德為女師爰洛令孫入備嬪御淑慎厥職弗累其宗得援敷錫之恩加賁大母之號申以書命尚其歆承

祀于明堂示民以孝爰及慶賚之典庸慰顯揚之心矧時女御均法外職疏榮上逮可發國常某人文德善甚豐源流有行克生賢女進列貴嬪罔極之思欲報以德追贈加秩是為茂恩想克有知服此光命

若古宗祀斂福錫民欲顯其親無不如志用廣孝道内外惟均某人母淑令慈祥宜其家室慶流之美有女甚賢登進掖庭光列嬪御藐矣歸安之日終然顧復之情改畀新書以昭舊號沒而未泯猶克有聞

總章告慶民皆受福之人褒贈及親國有追封之典若
時內職視法外庭其人繼母允蹈柔嘉不愆訓範克生
令女進預內卿念溫養之無從庶顯揚之有慰美號雖
仍于舊貫命書庸示于新恩芳識如存諒知歆受

趙鼎贈三代

三代王者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矧夫正位
上宰弼亮王室協同姓之親而任天下之重仰延爵命
不臻重祖將何以稱朕倚注之心示勸有位哉具官曾

祖榮德光厥身垂範後裔本大末茂彌遠益昌嘉爾曾
孫之賢服我股肱之任爰從亞弼擢拜元輔覲典刑之
具美識故老之遺芳是用躋榮公台參位師傅疏九原
之渥澤煥百辟之光華爾尚有知享予休命
婦人無非無儀克守箴戒乃有德配君子宜其室家義
訓仁風覃及後嗣將必有以夫豈苟然具官曾祖母梁
惠慈祥端莊靜順育德望族作嬪高門蘋藻之職孔時
尊章之禮不懈用能光昭奕世丕赫于曾孫為予大臣

秉國魁柄不有休顯之數何以增賁九泉庸俊君封改畀大國式彰婦道用格幽顯賁書寵錫尚克欽哉

朕推心股肱之臣康濟艱難之運委任既重禮貌宜優疏恩及于前人錫寵自其初拜用章眷意仍慰孝思具官祖友直懷寶沉潛福基隆厚以積善為傳家之慶于高閎知種德之深聿生聞孫作我元輔計安社稷身任安危俾登冠于台衡遂推仁于祖廟式昭遺訓爰示懋章領一品之命書陞三公之崇秩訓辭褒大存歿哀榮

尚其英靈不忘歆識
人道本乎祖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至于挺不朽之功業居人臣之極地則得追秩其三世而加崇其祖妣君于大邦以永慶譽國章維舊朕敢忘之具官祖母早以懿範歸配賢德既茂宜家之慶永垂傳世之裕佐于艱運爰正位于台躔繄爾有孫迺疏榮于湯沐相攸安定改卜新封申錫命書哀榮兼至尚惟未泯歆此休光
若昔太祖肇造丕烈佐命先正曰韓王普咸有一德奄

甸萬姓朕開闢否運寤寐英賢爰得宗臣置諸左右以
保我皇家之基業慨懐祖武若合符契則惟大臣追賁
禰廟厥有令典孝心如我其可弗敦具官父玘據德在
躬流光裕後道義輕乎萬物然諾重于千金和氣所鍾
乃生賢子嘉謀是賴為國柄臣觀百善之所從想九原
之可作爰錫上公之服就封曲沃之邦酬狐突之教忠
嘉畢萬之有後三牲致養雖不逮于平生四海知名斯
有光于來裔尚其幽壤服我隆恩

冢宰之統百官職已躋于上位君子之澤五世福當及于
前人爰錫命書用尊母道具官母早由淑德來相令門
能安在饋之常迄專充閭之慶以外覲內灼知閨閫之
肅雍自葉流根宜有服章之盛美胙之大國錫以綸言
禮等君封義彰子貴慰吾賢相有念母不見之悲俾爾
臣工知移孝為忠之效泯而未泯庶或有聞
蓋聞仲尼有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所積有深淺大小
則其慶有淹速廣狹若乃布衣之士致身台衮之崇身

楫巨川與民俱濟茍非善積深大何以慶流廣逺顯揚
之報理所當然具官繼母天資髙明德性宏大輕財重
義有能治千人之功以禮防身繼髧彼兩髦之誓三遷
而教易世遂昌拓爾小君之封圻蓋自大臣之寵數庸
慰罔極之念且旌移孝之忠賁書哀榮尚克欽受
朕為民父母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仁義之澤
故選其衆而舉其英傑以佐吾治則于其室家可無恩
紀以慰痌瘝之念乎具官妻行應儀矩化行閨門德則

可師宜享成家之報仁而不壽空餘異室之悲眷爾良人位于元弼玉瑟之音雖斷金花之誥加榮改卜名邦以薦膏沐往奠厥壤永康後人

趙㠓贈官

宣力服勞既致為臣之義飾終厚往宜昭有國之恩具官胄出名門時逢熙旦早以材諝薦更猷為聯議論之崇官列禁嚴之近職清郡訪道尚期壽履之綏夜壑移舟遽起淪亡之嘆既追錫于名秩復推恩于後人存歿

哀榮吾心有憮諒惟冥漠能服命書

劉光世贈三代

官為貳公人臣之顯位爵胙大國贈典之異恩惟克尚其後人乃能膺于追錫具官曾祖受資勁果結髮從戎積忠致誠必在君父奮勇宣畧不二險夷謙恭無長傲之心樸厚無虛辭之態天之所助福之所鍾未及百年勲閥增大慶流有衍爰啟曾孫建兩鎮之節旄位三孤之表著加榮重祖之廟惟國有章改卜大名之封于爾

甚寵九原可作尚或有聞

古者廟制諸侯五大夫三令雖上公家廟止于三世視古爲殺然追命贈錫則與周公上祀先公祭以大夫之意不殊可謂美矣具官曾祖母榮嘉莊順作嬪令族以忠正勉其夫子以義方貽厥孫謀于再世而遂昌逮曾孫而尤盛出擁兩邦之纛入聯九棘之班扞城其民思懋公侯之績無忝厥祖爰增廟祏之光乃澤平京薦爾湯沐諒惟芳職歆此寵靈

昔在周成董正治官三孤二公其任最重若令臣子以功自致則于初拜之日聿頒追贈之恩蓋眷顧于大臣俾顯榮于私廟古今異制典禮維時具官祖氣稟金方家受韜畧志吞仇敵功未及施精誠所傳在其後裔勲名丕顯爵位崇高乃錫上公之封式紓尊祖之願信都大國堯壤舊邦往奠厥居歆兹寵命

維我七廟世都大梁祖宗神靈夾河卜宅朕方用武汎掃中原喬木故都寢食在念是故委任將帥多西北之

人又以齊晉燕秦之郝胙其父祖使開國邑禮典雖儁
注意則深具官父才術通疏功業未究篤生令子能讀
父書方陣圓機縱横善應五權七畧囊括靡遺坐陛泒
棘之班居擁將旄之重䟱恩上逮諏地改封乃眷常山
用錫爾祉俾爾子思爾國之所在為予將副予意之所
圖是惟休哉往歆命訓

若古爵齒婦人從夫厥令大臣加贈三代盖從夫之遺
制非子貴之陋典行之久矣世少知之爰因賛書申著

正誼具官母儉勤是守淑慎其身躬芣苢之和平協芝蘭之占兆篤生英偉為國勲臣朕既取上公加爾良人之秩遂列名壤俾爾小君之封用旌義方之有成式慰孝思之罔極服我明命往宅新邦

陰陽交泰然後能成萬物夫婦義和然後能成室家古之名門多由内助視其爵秩乃得榮名具官妻族望髙華言容端肅躬此慶譽嬪于功臣不務貴驕克遵禮訓相彼閨中之治協成閫外之勲遂聨孤保之崇宜易君

封之地會稽大國汝湯沐焉夫閔其夫之勤勞而勸之以義勉之以正載在國風至于今美之爾閑習圖書所宜自飭以永保其富貴

盧法原贈五官

始終之際人道之大常贈恤之恩國家之令典矧持從槖久總戎旃奄忽云亡吾心所惻具官才刃利達器使具宜入侍禁嚴雖在右文之旦外分閫寄乃當用武之辰輯和師徒攘却仇敵形色已臨于乾竇阜安何止于

坤維方倚長城以寬西顧遽聞窀穸不返東流宣力四方功著爪牙之助錫官五等秩陰章綬之華既旌爾勞又燕乃後想其營魄猶克欽承

太上皇后贈三代

朕躬飭清祼祇薦明禋昭格神祇尊迎景貺近以福于九族逺以覃于庶民有異姓王實予舅祖疏恩追賁又可後予具位曾祖積善在躬貽慶厥裔如木之根深本固其華實繁以滋多如水之源逺流長其浸潤廣而莫

禦母儀四海燕及眇躬揆厥所原實爾孫子荊州三楚之大國既啟曩封堯都五服之上游更申令命庶加榮于英魄用遥慰于母懷精爽未淪歆承無斁

祇祀明堂爰有大賚凡一命以上猶得以恩榮及其父母況予舅族維國戚藩可無徽章以昭令典具位曾祖母心迪至善躬蹈深仁種德隱約之中收報光明之旦宣和大練惟爾令孫母儀四方王爵三代凡有錫慶之事又隆加贈之名兼君大邦改卜韓楚非特著我心之

惻怛亦將慰吾母之悲思服此寵靈尚綏厥後
所貴乎子孫者謂其能顯榮祖考有隆而勿替也若夫
裂土以封之因襲以崇之至于奄有大邦爵臻王號以
極人臣之位其于顯榮又豈常人之可擬則非懿戚夫
孰宜然具位祖陰德不背流光甚遠遂啟女孫之淑肇
開文母之祥既已追上隆名國于南鄭令茲大賚改畀
周疆藏劒履于廟庭侈旌麾于門戶以舉中朝之典式
昭外戚之榮想未淪亡諒能祇服

明堂之祀示天下以孝也匹夫庶人有孝愛之志而不稱其儀公卿大夫遂顯揚之心而未極其禮若時母后追貴外家恩典之行于斯為盛具位祖母秉德莊靜宅心慈仁作嬪高門種慶孫女觀福基之隆厚驗流澤之深長豈惟一世之功必本百年之積是用加榮其祖妣庶幾少慰于母儀其釋夏商之舊封徃君吳越之大國絲綸寵錫泉壤蒙休

朕惟國家盛時太上皇后母儀天下有葛覃之本歸安

父母上皇抑制外族不假以權將以常保其富貴撫令
念昔睠焉永傷適均慶賚之恩可後追封之禮具位父
懷仁蹈善德厚流光六五黃裳惟爾淑女母儀天下垂
二十年棨戟高門邈不可見傳龜龍以紫爾有慶而可貽
路車乘黃吾欲贈而無與茅土命社弍圖新封莫如博
平徃奠厥壤以寫母懷之愛以昭國典之常英識尚存
服茲休命

婦人之心愛女為甚女子之德報母為勤𡚒居椒屋之

尊不逮葛覃之化適降慶賚宜篤追榮具位母氣涵太
和行率至善肇佳祥而夢月中元吉以承天澤及四方
爵隆三代自昔母懷之愛爰告爰歸于令宗祀之恩或
燕或譽相坤維之大國疏湯沐之新封以隆厚于舅家
以昭明于國典芳靈未泯尚克有聞
昔者西漢皇后封其母為平原君而鄧后以新野為其
母爵邑湯沐萬户世不以為過何者為天下母而孝愛其
親亦其禮宜也又況慶賚疏恩有國家之舊典予具位

繼母行蹈儀訓徳緼粹和百祥所鍾爰有淑女配儷霄極厚載羣生歸寧之化日徂追錫之章未愸按圖考地改定爾封天水大邦肅薦湯沐申以賛書之寵兼紓存歿之懐

故楊時父贈正議大夫

禋祀𤼵恩凡大小之臣皆得以官封追榮其先世若夫仁人君子𠂢裕之慶顯揚之心而膺此典禮則其榮當有甚焉具官隱約弗耀沉潛自珍閲躬有數世之仁種

德為百年之計是生賢哲為世名儒寵秩閎章上覃禰廟又惟爾子天不慭遺既有請而遽亡悵疏恩之不嗣精爽如在尚服休光

呂源落職

城郭溝池之固守臣所當盡心也勞民費財而無見功者以爾喜興作急功利志在希賞而不恤百姓也比以霈恩既還舊職茲緣按舉復黜除之一予一奪咸爾自取朕何容心哉往思省愆毋重後悔

撫問張浚制 奉旨撰

御心存社稷志殄寇讐初陪端揆之司未遑暖席首念
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紓
思夙駕行次上流裴度勤勞克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
先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模既定委付得
宜式遄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
經邦何獨兵甲之問令俾信使往諭朕懷

追贈王安石配饗詔 奉旨撰

仰惟神祖英睿之資勵精圖治將以阜安宇内威服四
夷甚盛德也王安石首被眷求進秉國政所當致君堯
舜措俗成康以副委屬之重而乃文飾姦説附會聖經
名師帝王實慕非鞅以聚斂為仁術以法律為德政排
擯故老汲引憸人變亂舊章戕毀根本高言大論詆訾
名節歷事五代者謂之知道劇秦美新者謂之合變逺
其流弊之極賢人伏處天地閉塞禍亂相踵率獸食人
三綱五常寖以堙滅而習俗既久猶未以為安石罪朕

甚懼焉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孔子撥亂反正寓王法于春秋以俟後世朕臨政願治表章斯文將以正人心息邪說使不淪胥于異學荆舒禍本可不懲乎安石廢絕春秋實與亂賊造始令其父子從祀孔廟禮文殊秩當議黜之夫安石之學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子大夫體朕至意倡率于下塞源拔本無俾世迷庶幾于抑水膺戎驅猛詎詖崇夫子之事為聖人之徒則予一人有辭于永世惟子大夫之休烈尚明聽之哉

行遣章惇蔡卞詔 奉旨撰

朕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詆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其言施用豈不岌太母九年保祐之功累泰陵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讒慝未彰公論猶鬱將何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哉可令三省取

索見存千照文字議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為萬

世臣子之戒

斐然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五

宋　胡寅　撰

繳傅雱用赦量移

臣謹按傅雱于建炎三年為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徑至荆南自稱湖北路制置使以撫定孔彦舟為名入其軍中相與渡江過澧州與澧州通判任誼竭取民之膏血以啗彦舟因以自潤百姓怨苦乃從鍾相為

冦彥舟不敢安處遂破鄂州遣兵擊敗鍾相又以押送
為名直犯湖南入據潭州已而大掠潭衡旁及永邵三
湘千里之内公私舟船為之一空最後自衡順流下岳
鄂為蘄黄路鎮撫使雱皆與之終始其事彥舟凶狡初
不識知文法凡奏請文移欺惑朝聽侮弄三尺詭詐百
端皆雱教之至于州縣應副錢糧不知紀極雱則公然
乞於彥舟動以萬計營置田産皆有實狀李成江西之
敗張用已就招安彥舟其時行次武昌兵勢窮蹙若乘

機會一掃無餘雱又教之厚行賂遺躬自押送為之緩
頰非獨免討且得兩州遂使彥舟自是北遁投於逆黨
末即授首推究本末皆自傅雱人但知彥舟作賊之披
猖而不知雱畫謀之奸秘原情定罪豈可赦原謹按春
秋誅討亂賊之法尤嚴於與惡者夫欲為賊亂之事而
人皆莫之與則無以自立於世其謀尚得施乎惟有與
之者而法不加焉是以無所畏憚浸淫滔天雖陳旅誓
師加以征討或有所不勝矣況雱身為朝郎職在省戶

所為如此上干國體按據其罪揆以春秋之法就死司寇方為稱當得從羈置已是寛恩若遇赦文便許內徙使懐姦黨賊者安心自肆指日貸宥不懼放流恐非式遏亂畧修明軍政之道一雱雖小所係則大伏望聖明深察别降指揮將雱永不量移以為後來羽翼亂賊之戒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

繳湖南勘劉式龢異

臣聞劉式係大贓吏宣和六年任潭州湘潭縣日值科

燕山免夫錢湘潭管田八十六萬畆式每畆科錢七百文二分納見錢每畆盜一百文入已一分以銀折納其時銀價踴貴每兩至三貫文式用潭等取之於民而以廣等納之於官廣等者以十錢為兩見行法秤也潭等者以十三錢為兩湖南民間通用私秤也據此兩項式之所盜其數多矣當時為監司按發送邵州根勘事已明白式用重賂於京師求囑遂行飜異乞移别路遂改送衮州看詳得無罪狀遂遝元任考滿而去至今湖南

言贓吏者以式為首昨緣姻婭之私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注授邵州通判其意以邵州舊曾盡法勘已欲報私怨也賴言者發其奸狀追官罷任稍快公議今來河南憲司所勘止坐言章中論式殺害平人為百姓胡安所訟式反訟安以書達衡守祝其周旋式當連坐一事而已然衡州推勘院已申提刑司稱鞫勘圓備比至差官録問胡膺等一十九人各已伏辯獨式飜異不承今來致煩朝廷令提刑司别選官移桂陽監置司重别根勘

謹按式冒法改官不依資格授通判差遣則殺害平人
又以書干託太守祝其周旋事之必有理無可疑也今
干照人各已伏辯而式獨不肯承罪其挾權驕恣可驗
臣僚之言矣至於冒法改官不依資序注授通判差遣
朝廷雖灼見罪狀各已追改而式之罪名未結正也今
衡州置獄追呼已多聞有破產之家被殺者沈寃未伸
方建者證佐未畢而又移獄已是暑月只緣劉式一夫
奸兇抵悍頃年黜巽得其慣便是致獄訟滋彰煩瀆典

憲伏乞聖慈別降指揮令湖南提刑司選差強明官吏嚴立近限疾速具案聞奏所貴劉式不敢恃頑脫免而於無辜干証之人免於囚繫淹延俟案上日將式冒法改官等事一併行遣為惡吏之戒以稱陛下愛民去姦之意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程千秋乞不以有無拘礙奏辟縣令

臣竊見洞庭水賊本縁官吏非人政煩賦重所致今治之之術以郡縣得人為本而縣令尤為近民若得其人

則能奉行寬恤之政使未為賊者安土樂業已為賊者
壞植散羣其選付責成不在兵將之下豈可輕也軍興
已來便宜辟置及於縣令固已非是又乞不以諸般拘
碍皆許奏辟於是諸官負罪姦贓無行一切拘礙不敢
至朝廷參銓部者盡輻輳之其為赤子之害可勝言乎
又况昷州昨縁程書禹奏補烏合官吏猥多急政豪奪
為楊么驅民今程千秋繼之尤當加意選擇縣令而所
陳如此豈可聽許臣欲勿從千秋所請特降指揮應殘

破縣分奏辟令佐者須選已出官歷任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奏請差遣其未出官無歷任曾犯贓私罪及見係貶降未經敘復或無出官告勅批書印紙而稱兵火去失者即不得輒行奏辟及不得陳乞不以諸般拘碍辟差庶縣令得人百姓受惠掉棄兵刃復緣南畝以愚見不以諸般拘碍辟差縣令利害甚大所有已降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宣諭官明槖乞封龍母五子

臣竊以雨暘順序係乎政事故漢明親決獄寃則甘雨應期東海殺一孝婦則三年大旱此其大略也不修人事而祈禱求福非聖人之道先王之法也宣諭官以數君德求民瘼為職乃為龍母五子求加封爵其陋甚矣又況封為夫人爵稱侯伯施之於人然後相稱龍母五子夫何物哉舍彼介鱗襲我冠裳毋乃反常失禮為後世笑乎伏望聖斷特賜寢罷仍降指揮監司郡縣當以愛民為急若政平訟理民無愁歎和氣所召必有豐年更

不得陳乞廟額崇修滛祀以為不先勤民獨致力於神者之戒所有龍母五子封爵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岑朝殺妹該赦

臣取到大理寺備坐岑朝元初情節看詳得岑朝典田與叔岑和尚岑和尚死岑朝持鎗就和尚妻阿劉分討所收禾阿劉不與岑朝便下田要奪取之時阿劉將禾擔竿趕趁岑朝岑朝回面以鎗柄隔阿劉擔竿其阿劉女岑倉娘以禾擔竿趕趁岑朝岑朝以鎗刃決著阿劉

脚面見血其岑倉娘又以禾擔竿趕趂要打岑朝岑朝以鎗柄隔鬧擔竿決著倉娘左肋辜限內死即是岑朝鬬殺其理甚明又況阿劉是岑朝再從叔母倉娘是岑朝三從妹欲奪取未贖之田禾已是無賴其叔母恐為所奪用擔竿赶逐初未嘗行打而朝以鎗刃傷之見血其妹以母被傷用擔竿赶逐要打亦未曾及身而朝以鎗柄打之致死兇頑不睦事可按見臣以謂莫大於人倫莫重於人命賊害骨肉情理深切人情共惡有何可

憫若從寬宥顯見罪重斷輕非公共之法伏覩明朝赦
文十惡罪至死不赦其岑朝合准於絞刑上定斷更乞
朝廷詳酌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吳幵逐便

臣謹按吳幵莫儔徐秉哲等致身侍從偷生惜死奉女
真之意將祖宗一百六十年神器泣涕來往交割與叛
臣張邦昌為邦昌之臣行邦昌之政施施然自肆亦不
得已也恐在七廟天下仇之貸死投荒失刑甚矣猶萬

冀一少紓公議者謂無澣洗之理耳今乃節次用赦許令自便是教人使反覆賣國戕毀三綱豈撥亂反正之道乎昔者世衰道微暴行有作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孔子為此大懼而作春秋以俟後世有能舉行其法者其法謂何莫嚴於討賊矣陛下志在春秋固將見諸行事深切著明況當艱難之時逆臣僭竊反面事之者皆我臣庶天下大變也若不中著君臣之義以立國政則乾綱解紐賊亂迹接人欲放肆天理淪滅亦何所不至哉

所有吳玕逐便指揮下臣惶恐不敢書行

貼黄臣竊以人臣之罪莫大於背君反國此而可赦則其餘罪犯皆不足治矣今二帝未有還期而吳玕等乃得逐便忠臣義士聞之切齒伏望陛下特賜睿斷别降指揮其已得逐便如莫儔者亦合改正依吳玕施行庶昭陛下孝友之念永為二心者之戒伏乞聖察

繳内侍馮益轉官

臣取會到吏部內侍轉官格法昭宣使轉宣政使係碍止法如以功轉即合回授初無轉行之文令來馮益見任昭宣使則有止法況皇城司親從官堆垜子配填班直及幹辦本司職務即是提舉禁衛職分之常也有何功績乃欲憑恃舊恩轉行所不當轉之官而為宣政使乎臣竊謂今日遷轉超躐惟荷戈北伐斬將搴旗收復境土者可以當之如馮益服侍禁內智効一官苟能稱職以免於罪戾不啻足矣乃欲揚已論功角逐於被堅

執銳舍爵策勳之際小心謹節者知不為也倖門一啟他日必有求為節度使者矣不若止之於其漸之為易既於格法無所損且使馮益免致僥倖又以示羣臣使知陛下不輕予人以官自左右親近始彼不當得而志於得者亦少有以窒其浸淫之慾矣一舉而四善得焉豈不美哉所有馮益詞命臣未敢撰行

繳資善堂畫一內未有先聖

臣竊見建國公出就外傅陛下選儒學老成之士充輔

尊之職固將使國公近正人見正事聞正道涵養氣質
熏陶德性以副陛下茂建宗支之意凡有舉措可不慎
哉臣謹考古帝王教世子之法莫備於周其在禮記文
王世子篇曰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立太傅少
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夫父子君臣之性
人同稟之於天先聖先師則盡其道載之於六經語孟
之書以示萬世者也故始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
欲其知道之所本故也若老佛二氏之說則毀父子無

君臣泯亂民彞為世大害者前代有國家者溺心於此無不致亂亡之禍今置其像設於資善堂而不以先聖先師為矜式非所以訓示國公也若謂福祐護持俗所不免則鄙俚尤甚君子不道伏望陛下詢之范沖朱震必亦以此舉為非縱國公未冠未能行釋奠之禮且當崇飾先聖先師之像於資善堂中使晨朝瞻仰以生恭敬之心是亦勸學之一助也今士大夫家訓誨童蒙未有不然者誠以人之趨習罔不在初曾是初建資善而

可輕有過舉予所有錄黃內緣有此畫一一件未為允當

臣未敢書行

繳劉偘復秘閣修撰

臣謹按劉偘服事蔡攸以叨官爵天下共知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則為提舉道籙院管幹文字而非士大夫之所肯為也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籙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而非年勞之所當得也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而非品職之所當賜也其

所被譴則以臣寮論其諂事蔡攸交結童貫而貶降則以臣寮論其詭計秘謀附會奸惡而褫職至於勒停廢棄不與士齒而非過誤不幸情可矜宥之人比也今已累緣恩赦盡還官秩食祠官之禄僥倖甚矣乃敢陳狀訴求復職無恥之心未嘗悛改若使參華中秘與論撰之列則名儒碩學寓處其間者心將謂何臣恐非勸懲之道也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録黃臣未敢書行

繳韶倅宋普根括田産減年

臣契勘諸州常平主管官依法到任一年取會籍記功過及措置利害歲終考校分為三等職事修舉顯有績狀者為上等元降指揮即無立定賞格户部令却引用守令考課入上等知州減二年磨勘占射差遣一次法比附常平主管官到任考校入上等課績賞格與韶州通判宋普減二年磨勘施行契勘守令考課終任德義有聞公平可稱奉行教法催科不擾獄訟無寃農桑墾植屏除奸盜賑恤困窮考課居最方獲被減二年磨勘

之賞廣東一十五州歲賦苗禾止有二十餘萬石韶州又號小郡所管四縣地瘠人稀戶絕之産能有幾許時暫根括有何勞能作册供申即非難事安得與守令考課比乎又况常平法主管官每月添給食錢十貫文若不修舉上件職事可謂尸素今創開此例則二廣其他小郡一一攀援無有窮已啟僥倖之風亦足害政所有宋普減年指揮乞賜寢罷所有常平戶絕田産亦乞别降指揮立定根括頃畝財産數目賞格施行所有錄黄

臣未敢書行

繳都督府辟范希荀充廣西經撫庫官

臣契勘經府庫乃祖宗時優恤邊方給降見錢六萬五千貫度牒四百道付廣西經畧安撫司充本息專備蠻夷犒設支用自來安南三年一次入貢比歲有朝旨只就本路荅賜雖是諸司應副錢物多是不肯承認全仰經撫庫排辦津遣及邕欽連宜融等極邊州郡刺探支費鹽菜生料亦於經撫庫出給乃是一路事體囊橐全

在得人經營庶使本錢不耗息錢足用一有侵欺失陷
便致隳壞失遠人心為國生事然則經撫庫官雖名監
當其實所係不輕矣切見范希啇見知衡山縣吏能鹵
莽邑事不治好任胥吏民無所訴通受賄賂廉聲無聞
監司帥臣屢欲按發委實不足以充上件差遣切慮李
彌大未知子細有誤藩屏之政欲望聖慈別降指揮令
李彌大選清白謹幹之人別行奏辟所有錄黄臣未敢
書行

繳户部乞拘收湖南應副岳飛錢糧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尚書省送到户部狀
吴錫軍馬已差往池州駐劄其湖南安撫司舊支錢
糧數目已改撥應副岳飛支使所是湖南安撫司每
月見應副岳飛錢數若本軍起離本路即據每月合
用錢數令湖南轉運司拘收令項樁管聽候朝廷指
揮不得擅行支用奉聖旨依户部勘當到事理施行
令臣書行者

臣契勘湖南累年屯駐軍馬並係朝廷指揮令轉運司撥支上供錢斛應副尚猶不足則帥臣不免多方措置僅能給遣昨來岳飛一軍入境支費浩瀚遂至均科田畝錢竭一路民力不足充三月之用所幸水寇已平大軍移駐然本路重斂之後加以大旱民間困急坐待溝壑所以都督行司減放租稅多方存恤猶懼無以善後豈可將岳飛每月合用錢數便令湖南漕司令項樁管將安使從出哉若謂已將吳錫一軍之費改撥應副岳

飛只合明言候岳飛移軍日即據吴錫元來每月合用
錢數令湖南安撫司拘收不當海言岳飛所用錢數也
漕司以應辦為職若遂黽勉奉承重有科斂以候朝廷
支遣百姓狼顧孰保其生得財失民亦将安用欲乞别
降指揮下湖南轉運使取問每月應副岳飛錢數支用
是何窠名或是上供錢斛自合撥正若縁軍期一時賦
斂即合蠲除難為立額拘收庶幾盜平之後旱歲之餘
民力少蘇邦本以固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湖北漕司辟許宜卿為桃源令

臣竊以湖北昨來民聚為盜止緣守宰貪虐政煩賦重所致令平定之初縣令尤宜再三慎擇如人以酒色伐身幾致危殆藥攻之後氣血乍復凡昔日所以生疾者一切屏遠輔以良劑養以珍羞加以歲時庶幾復舊若仍以嗜欲戕賊之則不可復救矣謹按許宜卿者建炎二年曾知湘陰縣到任未幾即取祗應弟子為妻就本縣創造大第窮土木之役百姓交訴為潭州帥臣所劾

值番賊破城獄事不究後權湘潭縣纔四十日比其解去滿邑胥吏攀船號送又相與裒集賄賂於上司借留而百姓重足一迹畏見其面去年宜卿有族人客死於潭州境内宜卿託名經理其家乃盜發其囊篋及私其婢女為族人之子訴於潭州又訴於監司尚未結絶也宜卿往來潭州九年睥睨富實縣分密結胥吏揺動見任人常有奪攘之意頼其惡聲已著上下共知計不得發其人材大槩如此而可以牧民乎今乃投名湖北漕

司僥倖奏辟知桃源縣契勘桃源是鍾相所起之地其
疾視令宰虐已為甚故倡亂之日首殺縣官今當委付
何等循良庶弭後日之患乃用宜卿輩此何異於以嗜
欲戕賊大病初愈之人欲其久生不可得也漕臣以剌
舉為職而所薦如此知而舉之是不忠也不知而舉之
是不明也一路何賴焉桃源赤子何其重不幸哉今宜
卿先次赴任已是逾月想見遺民已在鼎鑊伏望聖慈
速降指揮罷斥仍戒約本路監司帥臣每有奏辟必加

審詳如所舉繆妄再致臣寮論列重賜黜罰施行庶幾一路官吏上下得人以慰惟新之望所有錄黄臣不敢書行

繳馮躬厚特補蔭

臣伏見近有臣寮章疏論列崇觀而後誤國之臣凡有所得恩數乞令有司一切報罷聖明洞照已從所請矣除惡務本公論稱快而馮躬厚乃蔡氏之甥在宣和中叨竊侍從之人也況有條制責降未叙復人不許奏薦

躬厚未嘗復職其為責降明矣今以何名而許之蔭補哉天下莫平於法惟法之聽人何敢僥倖今躬厚法不當得而反許之無以昭示好惡人心不服公論謂何所有躬厚許蔭補指揮臣未敢書行

繳郭東知台州

臣竊聞郭東奔競進取苟賤無恥其平生所薦論者則商守拙尚用之賈讜趙野李孝揚毛才李闕之流觀遠臣以其所主東之為人亦可知矣項附權貴躐躋郎曹

朝路之間指目為笑權貴庇之旋令出守嶶州州素岩
險城壁堅固張琪作賊雖入嶶境去城尚五十里本無
侵犯之意東乃挈攜資財子女一夕逃遁事不可掩有
旨放罷送提刑司取勘未結正間輙造行在權貴又為
之地止降一官且復免勘叨竊宮祠之禄於紹興寄居
娶富人女厚納婚田其子亦然父子同日成婚以富妻
夸耀於人畧無羞恧縉紳恥言之其人品如此豈可為
民師帥付以承流宣化之任哉台雖小郡然陳橐以循

吏受賞矣柯棐繼之已是不稱重以郭東所謂一暴而十寒也昨來詔書銓量澄汰如東者其當之矣伏望聖慈別降指揮所有錄黄臣不敢書行

繳劉㦸潼川府提刑

臣竊聞劉㦸係蜀道富家以貨寳犀帶厚結王黼乃自小官賜出身改京秩躐升史觀遂玷郎選當時有黼㦸之譏帶劉之號蜀人羞稱之人所共知不可掩也昨來陳乞陰補為臺章論列以謂循資既濫則不當改宣教

郎出身既濫則不當轉奉議郎送吏部不知坐何銜與差遣不知填何闕供述不明事迹詭祕其合比附討論無可疑者前件臺章日月未逺今又委敝以一路提按之權觀其所由無不疑怪今四川逺在數千里之外民力已困監司之選尤不可輕敝既能無恥納賂於貴權必能不廉誅貨於州縣交征財利且自敝始豈所以重外臺之寄慰逺服之心哉伏望聖慈詳酌別降指揮所有詞頭臣未敢書行命詞行下

繳范正國除廣西提刑

臣竊見陛下加惠元祐勲賢之族既昭雪其黨錮之寛又錄用其子孫以至公之義照臨百官風勵天下非為利也凡預錄用者所宜激昂節行思不辱其父祖以稱陛下之意而乃乘時僥倖犯義營私無所不至若范正國者是已謹按正國于故相忠宣公純仁為季子自廣東轉運判官被召既至行闕即獲賜對襃稱甚美錫以章服與江東見闕漕臣異恩稠重皆以純仁之故在正

國未有以堪之也既而畏江東漕事應辦之難請刺一郡改畀桐廬則又以為由監司為太守失其故步處之不當遲回城外必欲陞擢每語人曰猶子直方尚得為郎而正國反不如也奔走半歲經營甚力乃有今來除命公論籍籍咸不謂然以外臺耳目之寄辛勤列城非寡廉鮮恥者之所宜處也昔者純仁生存之時所得恩澤先及異姓次及孤貧比其甍謝子孫尚多未命世以是高其德今正國陳乞先世恩澤凡四資盡欲官其諸

子之在孩抱者而親兄之子年長貧悴乃不及焉其行已處事如是亦不可謂不肖子矣古者世禄而不世官禄以報功故其世可延建官惟賢故其人當擇是二者不可相貿易如正國以其父純仁之故使有禄足矣而為之擇官至於再至於三不惟其人而惟其世此公論之所以不平也夫陛下以義行而正國以利報何其輕上施蔑大德乎此而不正餘風相傚亦非所以恤故家之門户彰勲賢之遺烈也臣愚伏望聖慈詳酌别降指揮

所有詞頭臣不敢撰行

繳王羲叔黄穎李膺復職

臣謹按王羲叔宣和中因緣後宮遂叨侍從士論不齒尋被譴斥建炎三年為防江制置聞敵兵逼近黄州引舟西去略無措置少遏敵勢坐此落職放罷後居江州買沒官田官價三萬餘貫只作一萬六千餘貫又只納一千二百貫入官便行耕種坐此降一官舉此三者不才貪墨之狀著矣黄穎昨守揚州奴事黄潛善貨事黄

潛厚躐躋論撰公論鄙之敵兵入寇職在城守曾無奏請遽爾逃避方懷祿燕安之際則僥倖進取忘羞恥之心及見危致命之時則偷生苟全虧効死之節行治如此何足録哉李膺守虔諸縣百姓相扇為賊膺與其魁首交通陰受厚賂相約不犯城郭自以為功為民父母隱蔽賊盜賴奸之用主藏之名監司按劾贓証明甚獄情不究當以公罪至今虔州羣盜未息上煩宵旰則膺之為也臣愚謂此三人者中外踐更非不任使畧無功

用但有罪愆若緣赦恩漸此復職與人才一旹再蒙褒寵者無以異焉恐非迪簡多士旌别淑慝之道又況延閣中祕祖宗所以克宅俊乂今使庸惡贓賄敗事致冠之人寓直其間汚辱華資塵玷清貫則當得者不以為榮而勸懲之具廢矣所有詞頭臣未使奉行

繳朱勝非從吉宮祠

臣契勘朱勝非昨自知紹興府除同都督自都督除侍讀臣父其時為給事中以勝非黨附黄潛善馴致南渡

及苗劉造逆勝非位居宰執不能面折奸兇盡股肱之義乃依從回互陰懷二意其人才如此實忠臣義士之所惡叛人讐敵之所輕恐其入朝再壞天下遂具論列雖臣父緣此以罪去國而聖心照知亦既甄叙臣又叨誤恩擢居獻納之地必謂臣克守家訓事主不欺考勝非後來罪犯屢致言章天下聞之不可掩也臣若隱默則欺君違父為世大戮伏望聖慈矜察別降指揮所有錄黃臣不敢書行

再論朱勝非

臣伏見故相朱勝非以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臣以臣父任給事中日曾論列勝非臣適當詞掖不敢書行已具奏外臣謹按朱勝非與張邦昌皆是鄧洵武家婿王黼之客苗傅劉正彥之陰常也自其為小官時文學行治皆為人所傳笑在宣和中仕流混濁猶取庸陋之誚時相主之雖力猶且提攜不行出為南京副總管值敵兵入寇自是而後勝非之志操能

否著矣臣欲不言恐負陛下欲詳言之又懼煩瀆請略
言之南京胡直孺勤王被擄勝非為副總管值張邦昌僭
位遣快行親事至其母家淮南發運使向子諲拘留送
獄驗其文券則經由南京勝非厚與批請以資其行子
諲疑勝非與邦昌交私為之羽翼遂急勝非勤王且云
不可汚張巡許遠之地是時天下共知陛下為大元帥
二帝北去主宋祀者非陛下而誰勝非身在南京去元
帥府不遠而於邦昌蹤跡若此若謂是時勝非心不在

邦昌而在陛下臣不信也繼而諂事黃潛善叨與政事
戊申之冬敵騎已破澶濮犯大名掠齊鄆駸駸南向勝
非不恤國步之將危且晏安於寵祿畧無一語上動天
聽寧致狼狽恐忤潛善若謂是時勝非心不畏潛善而
畏陛下臣不信也苗劉造逆為大臣者當正色立朝死
生以之此宋督所以憚孔父劉安所以憚汲直曹操所
以憚文舉也勝非乃依從其間顯然援唐襄王晉太后
事其意以苗劉事成則已收佐命之功不成則已託調

護之說然則何所往而不可哉若謂是時勝非心不操
二端而一於陛下臣不信也建陛下返正大明典刑取
一時宰執勝非顔岐張澂聲罪致討載之親詔謂不如
歐陽脩所稱斷臂之婦人天下傳誦以為舜誅四凶不
是過也為勝非計尚以何顔面立於人間哉未幾又蒙
技拭付以宣撫之權於江州置司勝非常為宰臣義當
即日受命趨赴治所而乃逡巡退匿謬為辭遜坐使李
成馬進毒流數郡江州既破即請移治但欲偷安無意

討賊忠義徇國者顧若是乎比呂頤浩以都督還朝斥逐異已意謂勝非庸謬易制力加援引再汚揆席上天震怒星文示變勝非偃然不懼以調護自處外示委柔於事無所決白而實則奸憸私事俱辦惟陛下少寬臣喋喋之罪使陳梗概一言有欺罪當萬死李綱于勝非本無仇怨止緣綱在相位日曾行遣僞命臣寮又為黄潛善中傷邦昌之死潛善所行也乃嫁其事於綱勝非暗昧惟綱之怨及再入相首諷臺諫官論綱舊惡時綱為

湖廣四路宣撫治狀方著並無過舉勝非不恤國事以私憾而罷之向子諲才氣忠義人所推許止緣南京之事勝非怨之刺骨常謂人曰李綱向子諲皆是凶人不殺不靜其所存險毒如此自其再相子諲深懼遭其容戮即日引疾掛冠而去呂頤浩既為勝非斥逐賢才開其入相之路勝非即以黃堂傳掌瑣闥黃龜年司制命劉棐為諫官王詳為佐使汲引親黨虞澐陳桷輩分據要津其人皆凡下不為時議所與乃用劉棐黃龜年章

疏謂秦檜大植朋黨有龍戰于野之象考其章疏所稱
事實又只緣除楊願為察院計議王鈇為提舉茶鹽宋
暎為提舉坑冶而已以勝非所為方之秦檜其為龍戰
不亦大乎葢勝非外寬内忌陽為敦厚長者之狀而耳
聞目見習成宣和之風乃心疾狠能為人禍至於非義
之事人所不敢為者則肆意行之李擢為京城南壁守
禦官恨孝慈皇帝不用耿南仲和議以召敵釁乃傲然
端坐視城垂破而不救又為邦昌翰林學士罪當伏法

而勝非所以深喜也再相之初首復擢職名因席益與擢善則道益使薦之擢竟叨竊八座而去黄潛厚是聚賄亂政偷盜府庫之人李邴是行苗傅劉正彦建節白麻極意稱奨之人顔岐是同黨潛善阿諛誤國之人張澂是覲望苗劉詔書所謂情理尤重之人王安中是謟事梁師成隨逐童貫收復燕雲為國産禍之人王孝迪薛昻守文粹中蔡懋是崇觀宣和戕毁帝業使戎馬在郊之人放投永棄誰曰不宜勝非乃以為失職之士呈

衆所由著也盡復職名意將引用天下聞之莫不大駭
賴徐俯初作諫官未至繆妄力疏寢罷人心乃安豈非
人所不敢為而勝非敢為者乎康執權闖茸汚賤廢置
累年勝非以其曾擊異己者必欲收召再召三召迫於
衆情不可而後已自謂謙慎不敢專權而布列內外皆
其親厚陳謟者不肖人也所生母死給謂人乳母而不
持服兄死嫂弱遂奪其兄致仕恩澤以自薦既得之後
凌辱其嫂困苦至死又以陰計陷害其姪此謟為人大

槩勝非與之中表姻婭故自爲宣撫使即辟爲幕薦凡
江西繆政多謁之謀及再爲相遂差謁監吉州榷貨務
偷盜官錢歲時賂遺入於相府超越資格差爲湖北提
刑逮言章論列勝非猶諷吏部詐供謁曾任提舉鼎澧
刀弩手謁雖曾有此差遣旋即廢罷未嘗到官勝非乃
改除字爲任字欺罔陛下以濟其私張銖者爲靜江通
判值勝非遣子迎母自賓州過桂府銖以别乘之尊不
顧廉恥出城數十里執杖聲喏於國太夫人轎前稟覆

起居行數百步然後退廣西人莫不恥笑比至府城竭力應辦勝非德之先除銖為湖北鹽務以為未足又薦之對又指揮與陞擢差遣遂除即官仍攝奉常劉式者大駔吏也勝非以妹嫁之遂詐改官除邵州通判比為言章論列見在湖南置獄取勘勝非門客劉澤者為衡陽簿傳道勝非之意與提刑馬居中仍厚賂居中遂使劉式飜異殃害干連良善百姓至今未畢式嘗以三千緡就勝非買門客恩澤奏其子劉師心又為湖南土豪

姓胡人以八十緡買給使㷭澤奏承信郎韓京者屯兵衡州茶陵縣陰與郴寇交通據有數縣民田奪百姓牛以耕之名為贍軍實則入己以充賂賄之費大為湖南之害紹興二年十一月勝非毋由茶陵而東韓京詐稱前路有警邀留數日極其供待然後以兵衛送至吉州境上勝非以為誠然湖南帥臣累奏韓京過犯勝非一切蒙蔽反以廣東鈐轄與之程昌禹者鄧洵武使臣也自蔡州擅興徑趨荆南朝廷遂除京南鎮撫不肯受

命移兵至郢州罪當誅戮范宗尹即以郢守付之昌禹
兇殘不能綏撫竭取民之膏血以贍所部及厚遺過客
凡由郢而東者人人滿意為之延譽而嚴刑峻法誅剥
日甚激民從賊牢不可破致煩陛下宵旰者無人肯以
上聞也勝非與昌禹以同出鄧門之故超加職名改授
靜江遂除待制明降指揮候楊么已就招安然後付以
告命而客諷李蕘使一面送告與之視陛下官爵私物
不如也李大有者居臨江軍為勝非子夏卿行媒議王

義叔家姻事既成以都司處之張顏術者常以弓刀奇玩獻於夏卿仍為之轉販米糧遂為江西宣撫屬官後值湖南擾攘擢知道州狼籍不法為提刑呂祉所按勝非不行反令作武岡軍通判郭千里者嘗勸勝非奔避馬進勝非以其忠愛於已亦為宣撫屬官千里受降賊賂遺引為宣司使臣廣以金帛納結夏卿勝非再相遂除千里為監丞盧宗訓者以盧益累薦堂吏之族也其人汙穢茍賤不為士人所齒得淮西提舉為臺章言罷

勝非必欲主持之遂送與岳飛使辟為官屬意藉外兵權脅制衆口使不敢言飛大郤宗訓之為人不得已受之俾權德安府果以贓盜自敗呂延嗣者曾任賓州通判照管勝非家屬遂擢為桂陽知監好貨受賄監事不治百姓嗟怨張轂者嘗為郴州司戶與勝非子唐卿同官勝非嘗居郴州每請俸米轂必令高帶斗面以給之郭敦復者嘗任道州營道縣尉贓汚不法曾以妾奉唐卿二人皆蒙勝非封送姓名吏部不循資格皆注湖南

漕司見闕屬官其長子唐卿建炎四年任郴州録事叅
軍公幹差出其實避賊一去兩年不曾還任監司州郡
不敢罷去至紹興三年還自賓州過郴州懇太守趙不
羣批書四闕陞又因江州軍中繫名冒賞循承值郎在
任嶽廟尚恐三十箇月不能成任乃諷吏部侍郎建明
選人嶽廟許以三年為任改官凡勝非除授不公變亂
法制大抵如此臣在湖南所知已如此其在行朝及他
路所未知者又不知其尚幾百條也自庚戌年敵騎退

後朝廷一向謝絶不與交通三四年間敵不我測不敢輕舉及勝非再相復議遣使誤陛下於忘恩釋怨之地且俾使人受劉豫餽送啟寵納侮果至去冬犯蹕之事其經邦斷國一至是哉臣竊謂宰相之任佐天子治天下治亂之所本其任至重不可冒居勝非負彌天之罪陛下寛大赦而不誅再付相權責以功效非為賜也勝非所宜革心改悔以報大恩而其所為如前所奏則又闒通內侍謟奉將帥牢寵堂吏沾譽羣小專以軟熟無

忤持禄取容所謂怙終長惡迷復不悛國家之大賊人理之巨蠹方邊報稍息則冒哀當軸而不辭及淮上有警則力懇去位而不顧謹按春秋之法任大者責重勝非獨相逾年可謂專矣寸功不立百度乖張天下目為勘當相公無責可乎今其喪制已除是古諸侯免喪以士服入見天子之日命德討罪柄出大君如勝非者豈宜罷以祕殿之名資食以真祠之厚禄賞刑失當以乖天下之望夫恩章寵數體貌大臣國之令典固不可廢

然施之稱愜則國體尊重人以為榮施之非宜則彼當得者不以為貴而名器輕賤人主之權替矣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是故潔其皁櫪豐其芻豆緩急之際與人一心若夫駑駘下乘既無絕足仍有詭銜竊轡以智為盜之患則凡馬畜之而已矣人君駕馭人材何以異此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奉將天討出臣此章深詔宰執正名定罪以為大臣二心誤國之戒以慰四方積年憤懣不平之心刑辟既昭叛亂自懾事干大政所繫不輕

臣是以竭忠仰冐聦聽苟利於國九殞不辭臣不任犯

顔惶懼之至

乾隆御覽之寶

斐然集卷十五

翰林院印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録監生臣王鉽